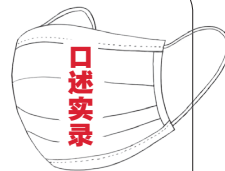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汪 勇，武汉 80 后快递小哥

我只是一个组局者，每组一个局，我就交给一个人管理，再腾出手来做其他事情。



医护人员短暂小憩。



当时手里没有任何防护用具，就先去超市买了两只 N95 的口罩，六点钟准时到达金银潭医院。护士看到我愣了一下：“我没想到有人会接这个单。”接着，她上车，一路上一言不发，默默抽泣，一直哭到下车。第一天我接送了三十几个医护人员往返金银潭医院，一天下来，腿抖个不停。说实话，我心里很害怕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。我开始打退堂鼓劝自己说：“要不算了吧。”但当我看到晚上有护士发单，目的地距离医院有几十公里那么远，没有一个人接，突然又改变了主意。

我又编了第二个“谎言”，告诉老婆说，自己接触了疑似病患，害怕被感染，只能先睡在快递仓库暂时隔离 7 天，没问题才能

回家。开始老婆不听我解释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后来情绪稳定后，才算同意。而慢慢的，和医护人员接触多了，我开始明白她们为什么轮休的时候，宁愿走路也要回趟家。事实上，在全国医疗救援队来之前的一个星期，金银潭医护人员都是连夜奋战，能睡到床的人只有 10%，剩下的都是靠椅；病人的呻吟声、对讲机 24 小时呼叫，持续待在这样的氛围里，任何人精神上都难以承受，更别提好好休息了。所以，即便在路上走 4 个小时，对她们来说，也是短暂的休息。

大年初四，支援武汉的医疗队越来越多，像给他们打了一剂“强心针”。那天，我本来要接一名医生上班，却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：“师傅，你不用来接我了，我今天可以轮休了。”当时我很开心，我建的医护服务群，进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我开始发觉自己就算再拼命，也只能满足每天 300 公里的接送量。

招募志愿者一起接送医护人员

于是，我开始在朋友圈发布消息招募志愿者，硬性要求：必须一个人住，必须佩戴防护用具。如果答案否定，我就拒绝他们。接下来有二三十个人轮流跟着我跑，中间我们跑坏了三